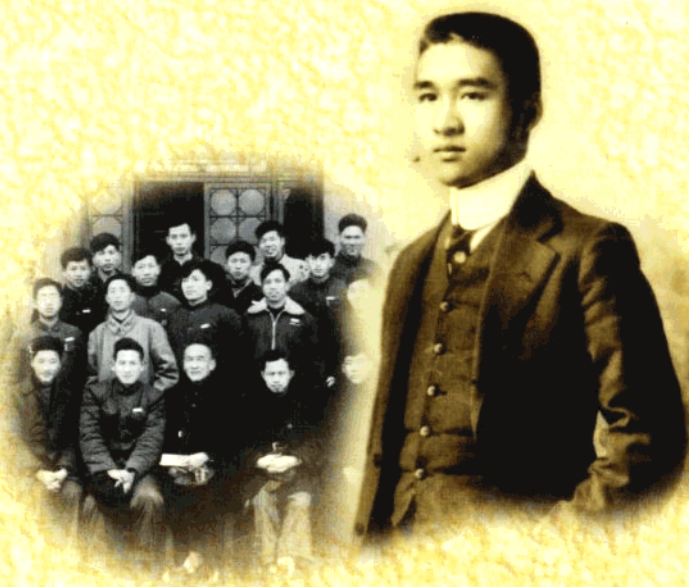


无私奉献一生的

赵师梅先生 传略

◎ 俞大先 陈锦江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赵师梅先生是我国有名的教育家，早年曾参加辛亥武昌首义，后留学美国，学成后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六十多年，桃李满天下。赵先生一生乐于奉献，乐于助人，许多优良品德和动人事迹，不但使其学生缅怀不已，也是教育广大师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尊师爱生的革命情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教材。

序 言

李 锐

《无私奉献一生的赵师梅先生传略》即将出版，作者俞大光（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锦江（华中理工大学教授）都是赵先生的学生，命我作序；因为我也赵先生的学生，自然义不容辞。

1934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赵老师教我们的电工学，除上课听讲外，我同赵老师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从长沙来珞珈山入学时，先父的好友田秋明伯伯（长沙秋明医院院长，同先父都是清末留日的）特别告诉我，赵师梅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已将我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赵先生，要我一到学校就去拜见；于是，赵老师让我每个星期六都到他家吃晚饭，“打牙祭”；在校三年中，很少间断过。当年教授大多数住在学校的一区，即山前的单栋“洋房”中，赵先生完全有资格住在这里，但他却住在二区，即次等的教职员宿舍中，这就说明他的自奉俭朴和谦让性格。赵先生是湖北巴东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坐过牢，受过伤。当年首义人物大都成为新的权贵，

他却潜身于教育事业这个清门,从来不以对革命有功而自矜、自炫,甚至这一段光荣历史,也不让人知道。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我是学校中闹事的头头,当年工学院机械与土木二系(电机系是1935年才设立的),同学是运动中的先锋队伍;两次进城并过江大游行,武大的队伍很是威武。随后罢课,成立学生救国会,我在学生会管宣传,办刊物,办墙报,1936年后更是武汉秘密学联的负责人,于是就很少上课了。赵先生对学生的救国活动是暗暗支持的,对我的不上课从不责备,考试时仍然给我及格。武大当年直属南京教育部,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干预校政,可是对学校中搞救亡活动的七个头头,还是向校方提出了警告。我是七人之一。赵先生很担心我的安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田秋明,于是我的母亲于1937年2月来到珞珈山,监督这个独生子的行动,曾在赵先生家住过。1937年5月,我不辞而别,离开学校,到北平接党的关系。母亲几乎神经不正常,当然也为难了赵先生。

一别十四年之后,1949年南下过武汉,我找到武昌赵先生家,去看望我尊敬的老师,他并没有老态,相见之欢不言而喻。后来从老同学中知道,抗战期间,赵先生鼓励学生直接参加抗日工作,在家乡宣传抗日,鼓励青年参军,自己还作过打游击的计划。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他支持学生运动。1947年发生震动全国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军警枪杀3名学生,多人受伤,二十多名师生被捕。赵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领衔署名揭露惨案真

相。抗美援朝时,他只领取基本生活费用,大部分工资支援国家。“大跃进”三年灾难时,粮食紧张,更缺肉类,享受国家特殊照顾的赵先生,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学校的营养食堂。抗美援朝时,他将部分工资以“袁月”名义按月存入银行,上交国家。晚年,他自以为贡献少,国家还穷,曾经几次正式请求降低自己的工资。

除教学之外,赵先生做过许多兼职和社会公益工作,从不畏困难,从不计毁誉。他常帮助贫寒同学完成学业,为贫困山区捐资兴学,同事、亲友遭遇急难,他总是解囊相助,不遗余力。终其一生,赵先生是一个真正淡泊名利、公而忘私的人。

赵师梅先生是一个寻常的人,他过着寻常的生活,从事寻常的教书工作,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然而,他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具有中国传统的为国为民的崇高品德和奉献精神。本书作者辛勤搜集资料,叙说传注,行文朴质,内容感人。

赵师梅先生已去世十四年,他的学生、同事和亲友永远怀念他。相信这本书能扩大这种怀念的范围,能使这位教育家为国为民、律己育人的崇高精神永放光芒。

1998年6月1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传略	(1)
一、家世	(3)
二、少年和青年时代	(6)
三、投身辛亥革命	(8)
四、赴美留学	(14)
五、教书育人还是做京官	(16)
六、武汉大学的建校功臣	(19)
七、在抗日救亡的烽烟中	(23)
八、兴办七七义立小学	(26)
九、共济抗日时艰,悉心培育青年	(28)
十、出任训导长	(35)
十一、在艰苦的复校工作中献辛劳	(40)
十二、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发生之后	(44)
十三、保产护校迎接解放	(47)
十四、老骥奋蹄庆解放 桃李芬芳慰耕耘	(49)
十五、经魔历劫,不丢原则,不渝初衷,襟怀坦阔	(54)
十六、朴实规律的生活	(61)
十七、不寻常的爱情和婚姻	(64)
十八、崇高的思想和品德	(67)
十九、遗范永存	(79)
附 赵师梅在武汉大学的历史考证	(80)
第二部分 诗文	(85)
一、赵师梅自述	(87)

二、赵师梅回忆录	(90)
三、赵师梅部分诗词	(96)
(一) 1929~1943 年所作诗词 77 篇	(96)
(二) 建国后所作诗词 7 篇	(120)
四、纪念辛亥武昌首义七十周年感想	(125)
五、赵师梅为周光辉先生的平反问题给武汉大学 刘道玉校长的信	(129)
第三部分 怀念录	(131)
一、回忆师梅兄生平大事	赵学田(133)
二、缅怀师梅	殷学明(140)
三、回忆三伯赵师梅	赵宗浚(145)
四、忆伯父赵师梅	赵宗汉(149)
五、一代学人,典范永存 ——深切怀念恩师赵师梅教授	马同勤(153)
六、怀念革命先驱赵师梅先生	蔡心帮(166)
七、追念恩师赵师梅先生	疏松桂(169)
八、怀念敬爱的赵师梅老师	李升震(177)
九、怀念赵师梅老师 ——追忆往事	班冀超(180)
十、忆赵师梅老师担任武汉大学训导长	周志驥(184)
十一、怀念恩师赵师梅先生	周克定(188)
十二、武大复校时的赵师梅老师	涂允綏(191)
十三、怀念我的舅舅赵师梅	肖明湘(194)
十四、回忆赵师梅老师	张肃文(201)
十五、深切怀念敬爱的赵师梅老师	钟声淦(203)
十六、缅怀恩师赵师梅老师	让庆光(210)
十七、赵师梅先生一生无私奉献	李元邦(213)
编后记	(216)

第一部分 传 略

一、家 世

赵师梅先生祖籍湖南宝庆府邵阳县，于清乾隆年间他的高祖赵代任(1772—1845)迁往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的巴东县，到现在已经历了十代子孙的繁衍。

代任公到巴东住在楠木园对河的白腊树坡。楠木园是长江三峡的巫峡中当时的唯一小镇，位于江南石坡上。他是个教书先生，曾在张家湾设馆教学。他的长子赵富质(1805—1894)就是师梅先生的曾祖，租稞田耕种为生。富质公有三子两女。长子赵贵璋，次子早逝，三子赵贵珍(1847—1921)就是师梅先生的祖父。贵璋和贵珍兄弟成年后就迁居楠木园镇，经营粮食和各种山货。后来又租了向姓的地，盖屋数间经营杂货、布匹、药材、糕饼、烟、酒、糖等等。当时楠木园只有砖瓦房和草棚各十余栋。那里长江江面较窄，夏季洪水和枯水水位相差很大。草棚里平时设茶馆、酒店，做过往和船上人员的生意；洪水时撤迁。砖房中的赵义和商店，就是贵璋兄弟经营发展起来的。后来他们又在韦家荒购置了土地，贵珍公迁到那里种田兼代经营榨房，名赵义和油坊，是赵义和的分店。从楠木园到韦家荒有十华里路程，要上山经过太平观小庙，山的高度和庐山相当。山上西望，就是有名的巫山十二峰。“荒”，意指新垦地，其实早在明代就已开垦了。韦家荒原属韦家，故名。韦家在此经营多年，到1874

年左右开始中落。那时赵义和商店生意兴隆，境况甚佳，因此买下了韦家的土地和庄屋。这庄屋在一个院内，正屋面北三间和两边厢房上下相接，围以院墙，向南有窗，可见近村坡田，田中种有玉米、马铃薯；在较陡的山坡，常有白羊点缀在绿树之间。

贵珍公娶毛氏，生有一子四女，子昌大字致甫（1872—1949）就是师梅先生的父亲，师梅先生的母亲曾氏（1874—1918）。

商而富则学。当时由于赵义和号生意兴隆，家境宽裕，致甫公学习勤奋，曾考取秀才。后来去武昌考举人未中，回家教子办学，曾在楠木园王爷庙教书。他除教启蒙古书外，还教国文、算术等新学课程。此后他曾去武昌自治研究所学习，回家后在巴东县成立自治讲习所，工作了一段时间，辛亥革命后停办。他转回家里过田园生活并读中医书，研究中药，为人治病，并养花自娱，安度了晚年。

在海禁初开，全国还没有铁路的当年，峡江小镇，凭借长江黄金水道自然形成开放前沿。致甫公得风气在先，学习努力，接受宪政改良思想和不少西洋文化知识，曾手制齿轮和那时称作莱顿瓶的电容器等实物，向亲族后辈讲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还让后辈脱下“斯文”的长衫，换上便于活动的短装，下西洋军操。他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育后辈做人。致甫公带出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为人正直的年青人。

师梅先生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农历九月二十五日(1894年10月23日)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韦家荒上述的庄屋里。他派名学魁,字师梅,按叔伯兄弟一起的排行,他行三。他毕生以字行,未用派名。

他童年时家中有曾祖母、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么姑梅英、哥哥学炳、妹妹学竹和弟弟学文,连他共十人。他家还雇有大师傅(厨工)一人,榨箍师二人,农田师二人,放牛娃一人。所以吃饭时整两桌,每桌八人。

二、少年和青年时代

师梅先生幼年受到父亲致甫公的良好家庭教育。致甫公不满清廷腐败现状，力图改革的思想；吸收西洋文化，洋为中用的思想；提高人民文化，热心教育的思想以及他尊老恤幼、踏实、正直的为人，对师梅先生润物细雨，潜移默化，在他一生确定生活的目标，选择人生的道路，行事、为人各个方面，影响极为深刻。

1899年致甫公在家中办小学。师梅先生当年五岁就开始上学。次年致甫公把他和同龄的叔伯兄弟赵学诗（字幻生，1894—1979）带到楠木园镇东头王爷庙拜见陈家翟老师，正式启蒙读书。1902年陈老师告老回家，由致甫公接替了他的教学任务，亦父亦师。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年。

1905年初，巴东县立高等小学正式开学，师梅先生和幻生弟即进入该校就读，成为该校第一班最小的两个学生。根据师梅先生自己的回忆，当时教国文的是薛廷唐老先生，已73岁高龄，是清朝的“拔贡”。他也是致甫公过去的老师，因此师梅先生兄弟对他老人家很尊敬。他家距县城有70里。他是唯一住在学校的老师。

当时从乡下来县城就读的小学生都在学校食堂吃饭，共两桌，每桌六人，薛老师也和他们同桌吃饭。副食

有两荤两素一汤,往往蒸鸡蛋就算最好的荤菜。一些年龄大些的学生,常趁薛老先生离桌添饭时,抢挖^① 蒸鸡蛋,等老先生回来时,蒸蛋已所剩无几。师梅先生兄弟二人感到对老师太不尊敬,很不对头,就和同学约定不先挖蒸蛋,必须等老先生挖过以后大家才挖;而且注意多留一些给先生。这是师梅先生少年时期的一件小事,但可以见到他尊敬师长从小就成了习惯。

师梅先生兄弟在巴东县高小读了四年,到 1908 年年底,和全班 30 多名同学一起毕业。

次年(1909 年)春,为了让子弟到省城武昌升学,祖父贵珍公让他们兄弟俩随他的货船(装运桐油、生漆等)到沙市,然后嘱托船主把两个小孙儿送到当时还在武昌自治研究所学习的致甫公处。半月后,师梅先生兄弟俩考进了武昌县华林中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因当时学校不管食宿,他俩便邀约另外两个同学,四个人在土司营某花园内租了两间住房,开始离开亲人照顾的中学学习生活。

① “挖”读“瓦”,两湖方言,指用汤匙盛物。

三、投身辛亥革命

师梅先生兄弟远离家乡在武昌上学，课余常和一些在武昌的巴东同乡来往，其中邓玉麟和高尚志两人是民主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共进会在新军（由张之洞组办的）中的会员。邓、高二人为传播革命思想，给了师梅兄弟一些革命小册子，如《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猛回头》、《黄帝魂》、《烧饼歌》等，并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当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革命主张。经过这种形式的思想熏陶，师梅先生兄弟省悟了不少革命道理，决心投入推翻清王朝振兴中华的革命洪流。经过邓、高二人介绍，他俩便正式加入了共进会，这时他俩才只有15岁。

1910年春，邓在巡道岭街租得房屋一栋，挂牌为“同兴学社”，实则是共进会在武昌的外围组织。师梅先生兄弟两人便由土司营迁到同兴学社。此后凡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新军炮队总头头孟发成都去同兴学社向邓反映炮队情况和了解革命进展的形势。师梅先生兄弟也就自然成了革命组织和炮队间的联络员。

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传说八月十五日（公历10月6日）要在武昌“杀鞑子”，进步的青年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师梅兄弟和昙华林工业学

校里的另一名共进会员、陈潭秋同志的三兄陈磊，邀同另外两个同情革命的同学，为了显示内心的期待和喜悦，于四月初某日将清朝时期男性也留着的辫发剪掉。学校的学监发现后，责令他们戴上假辫上课。他们没有顺从并机灵地回答：“只要朱学监戴假辫，我们也戴”。由于朱学监（朱树烈）是刚从德国回来的，自然是西装革履没有辫发也不会戴假辫的，这就弄得在场学监十分尴尬，无词以对，也只好听之任之了。年青的学生们赢得了初次斗争的胜利。当他们这样上街走路时，市民们都以惊异的眼光对着他们，他们内心中却浮动着得意的喜悦。

共进会武昌区总负责人刘仲义，家里是襄阳的大财主，1911年初他筹得3000银元准备进京捐官。后来他思想上受到广州起义的影响，认识到清朝末日即将来临，无意再去京，便转而参加了革命组织，并将这笔钱捐给了共进会。从此共进会武昌区的一切活动经费便都在这里开支。刘公于当年暑假前把他们三个小会员（师梅兄弟和陈磊）召集去布置任务。拿出几匹红洋布，叫他们绘制革命的九星旗（实际是双九星，亦称十八星旗。红细布底。星是黑色，代表铁血主义；十八个黄点代表当时的十八行省）。要求将红布剪成长为宽的1.6倍的矩形（实际宽约一米），然后将九星绘制在布块中央（见图1）。共制20面旗，准备分插各处，作为起义标志。对这个任务，他们非常慎重，都是首先将九星绘在纸上，经刘公认可后，再转绘到红布上。他们每天下午都到刘公家工作数小时，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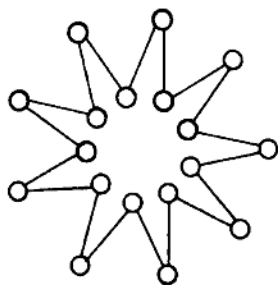


图1 九星旗

时一月才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年纪虽小,但干事认真负责,这也显示出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

1911年9月26日(星期六)下午,在同兴学社开领导会。除共进会的领导外,还有文学社的领导,这两个社都是新军里的革命团体。到会的有

邓玉麟、高尚志、孙武、彭楚藩、刘复基等。下午三时,炮队总头头孟发成左手带伤扎包布和另一炮兵同志来到会场报告说:“炮营中有几个同志要回河南省亲,同营弟兄以酒肉饯行,划拳歌唱声震全营。营长出来制止,他们与营长发生口角,愤而拖枪出营。”这时在场领导们说:“我们发动队伍去支援他们。”唯刘复基同志说:“请邓玉麟同志即刻往炮队调查一下,若人数不多,请他们将枪枝存放亲友处,只身回河南省亲。”意欲使矛盾缓解。师梅先生即随邓去炮队调查,了解到仅仅两个排(约20人)拖枪离营,人数不多,孟发成的手伤是阻止拖炮出营时被擦伤的。矛盾不大,也就没有做更多的工作。当晚有一位叫齐生元的曾用草席裹住马枪到同兴学社过夜,并把枪放在师梅先生住房天棚上面,次晨即去河南。

由于革命党人在制造炸弹时发生意外爆炸,引起清朝政府的警觉,发动了大逮捕。1911年10月8日正当文